

唐

鑑

一

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十六釐米寬  
十一·九釐米



序

承美訂善存仿師已祖高受  
詔與臣光修實治通鑑臣再分職  
唐史得以致其異廢治亂之所由昔  
隋氏壽長暴飲害虐生民其民不忍  
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



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影  
印原書紙本高十六厘米寬  
十一厘米



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  
唐史得以攷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  
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  
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  
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  
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  
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  
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  
其所由興也其子孫忘前人之勤  
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  
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  
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

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  
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臣謹采唐得失之迹  
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  
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  
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

上

唐鑑卷之十二 卷名曰唐鑑唐之事  
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  
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  
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

唐鑑卷第一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

祖禹撰

高祖

隋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報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典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

之間戮飛廉惡來於海隅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也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焚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非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棄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又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譎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被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

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  
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  
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  
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自魏晉之君貶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  
於寒浞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  
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爲故  
繁文飾節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  
爲之文自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  
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  
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  
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疆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  
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云天下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  
日有獻鵝鷓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  
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  
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



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鑑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執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勳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

守志

唐一

四

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

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自古君子易  
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  
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  
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  
行曰爲我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  
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誣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  
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卑天誣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僞爲皇祖叔父何以  
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帝數之銑曰隋  
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  
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  
保據荆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非唐之叛臣也唐  
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  
守而降宥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僞  
之國係疊其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  
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膺下自三代以來未  
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求命者歟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爰中允  
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

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二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旣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官置三師至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成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

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喪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碩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純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霜蟲爲灾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貧業分爲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毋預仕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

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益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者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驍長林兵

又密使發幽州突騎三百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尔朱煥等以甲遺文幹煥等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顥召文幹顥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用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帝問裴矩矩對曰今北虜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頽利數年之後中國全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爲耻以爲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耻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間而欲奪人之國亦耻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耻也且西突厥不若頽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強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爲難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八月高祖傳位於

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蒿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桓桓公以霸何哉桓公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旣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桓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之以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比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有不

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思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亦加上者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爲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

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也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原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原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原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効如此君人者無以迺言爲難行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第二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晁范 祖禹撰

太宗上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己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目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久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小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原也臣流也濁其原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大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澁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

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徇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險邪無自入矣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又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證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

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羸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或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勸善而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正觀之治宜哉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啗啞夫養稂莠者寧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不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

必擇才也虜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修輔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無君臣之禮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使爲中國扞敵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策置四部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

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奉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吉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問學明而德性成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民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

隋書

卷五

五

六

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士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唯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

臨朝或至日具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  
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  
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  
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  
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  
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材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田  
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  
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  
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臣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  
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  
也若夫君行呂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  
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  
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  
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  
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  
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  
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  
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  
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  
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

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選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恐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證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

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聞之也太宗從魏證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疆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



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三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大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臣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

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先王重慎如此故刑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敝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故有所不為然以兵克者則以為已有而郡縣置之其為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為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文武官復請封禪帝曰焜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爲不及始皇邪羣臣猶請之不巳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詔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證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證亦預焉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證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行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行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行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行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

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  
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  
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  
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證之學駁而  
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  
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  
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其社  
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  
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  
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  
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  
不得忠正之士乎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聞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  
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唯望諛而又罪之  
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  
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執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  
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  
泣為毀觀

臣祖禹曰魏謚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若魏謚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  
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立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  
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  
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  
亦復如此主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  
九嶷山為陵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  
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竊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  
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奢粹  
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  
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未載金玉於山陵  
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以自漢以來無  
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  
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  
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備侍有被譖者魏徵諫曰陛  
下以儲侍譖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  
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  
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  
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慨舍而宿今供頓如  
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夷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士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身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覆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務德而務聚

欽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父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爲焉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屨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愼哉

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卦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鄣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巳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巳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巳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

初宜魏證以為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第二

十五  
國曆二  
四  
五

唐鑑卷第二

以宜魏證以為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第三

太宗下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掣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于



海西至焉耆南蓋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謚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及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緦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奏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天體必使陛下下一一親之音唯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此治功所以不成也且君臣日相與處而眄眄然防其欺蔽之不暇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四十一

卷三

三

華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鑄居殆相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路遠規其險阻詭詐誘其

民人以爲音能藉口歸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  
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相望而爲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  
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  
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  
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  
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  
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友  
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  
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過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  
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所以爲  
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  
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  
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  
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  
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  
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  
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  
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曰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曷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直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證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為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豈其疾而老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護人得以間之惜哉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

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有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越王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疆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盛而可爲乎

帝嘗止樹下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巳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平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始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驪堯有苗而孔子以爲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二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疆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彊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艷然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之無及矣從諫之與

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微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譎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諛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

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辯折其目下而已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不為其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初帝謂監修國史彥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帝

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計

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物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益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羣臣



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穆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交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

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  
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以養  
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彊有  
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  
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  
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  
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為功  
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蓋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  
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  
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  
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  
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臣祖禹曰太宗比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  
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無功  
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巨以  
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  
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  
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  
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敕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敕  
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涇陽迴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  
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  
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覓北

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  
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  
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  
王除凶報千古明年正月詔以迴紇筆諸部爲府及州各以  
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  
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  
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  
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天保  
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  
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  
破土以兵臨之如疾風之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附自以  
爲開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  
爲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畫之  
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  
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  
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  
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  
之不欲者不彊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  
離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  
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  
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  
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

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  
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  
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宗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旣以  
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  
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  
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苟若無得無失修其禮  
樂政刑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丘革不試以  
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  
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  
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  
亡而常與之同事其果德豈細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  
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遠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  
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  
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  
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  
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  
綠之比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勳爲大  
撓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  
賊臣吊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  
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  
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  
發忿兵乃更欲擾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

寇也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贏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證之言過而遂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衆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彊偉於劔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趨萊州漳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劔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

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開以苗民逆命為念也太宗不能反己而耻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也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豐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邪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伯之所不為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于駒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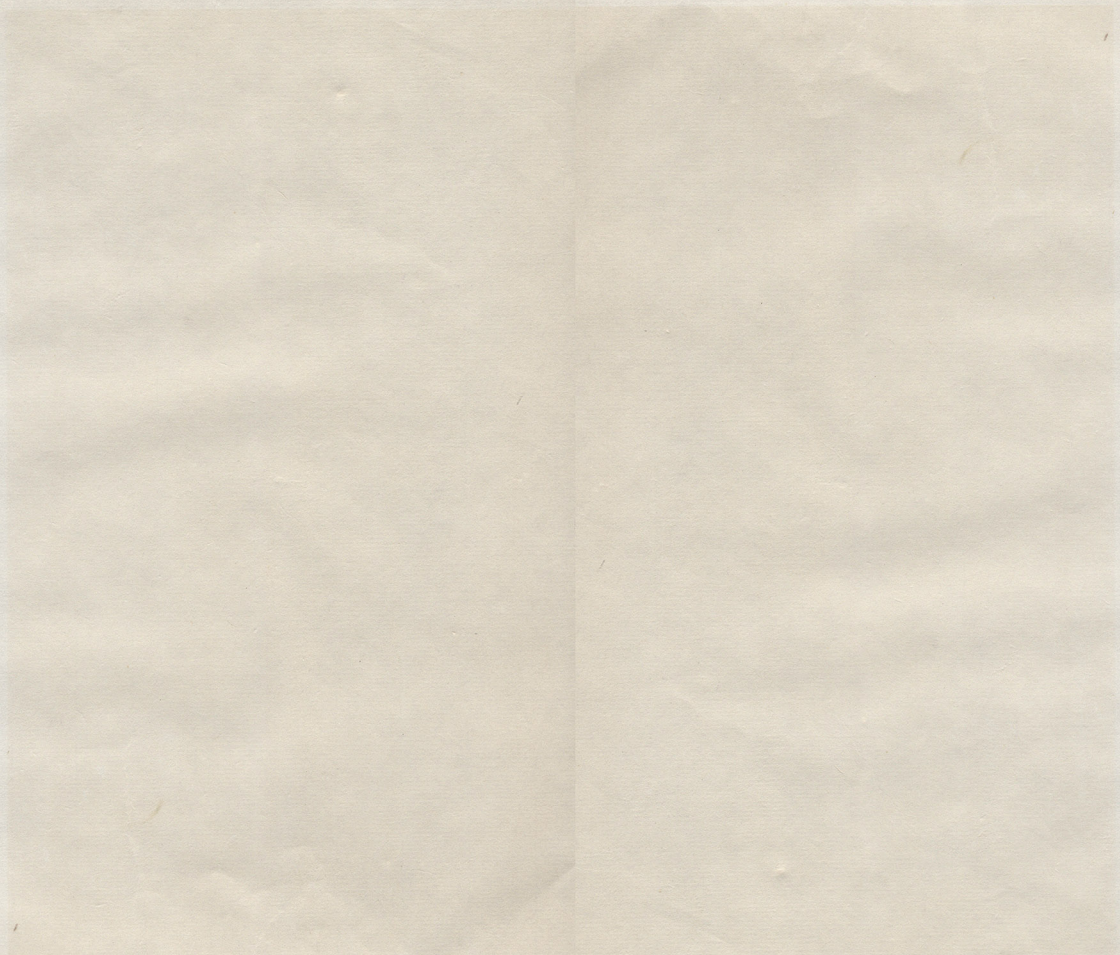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正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又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

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  
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  
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  
之足以爲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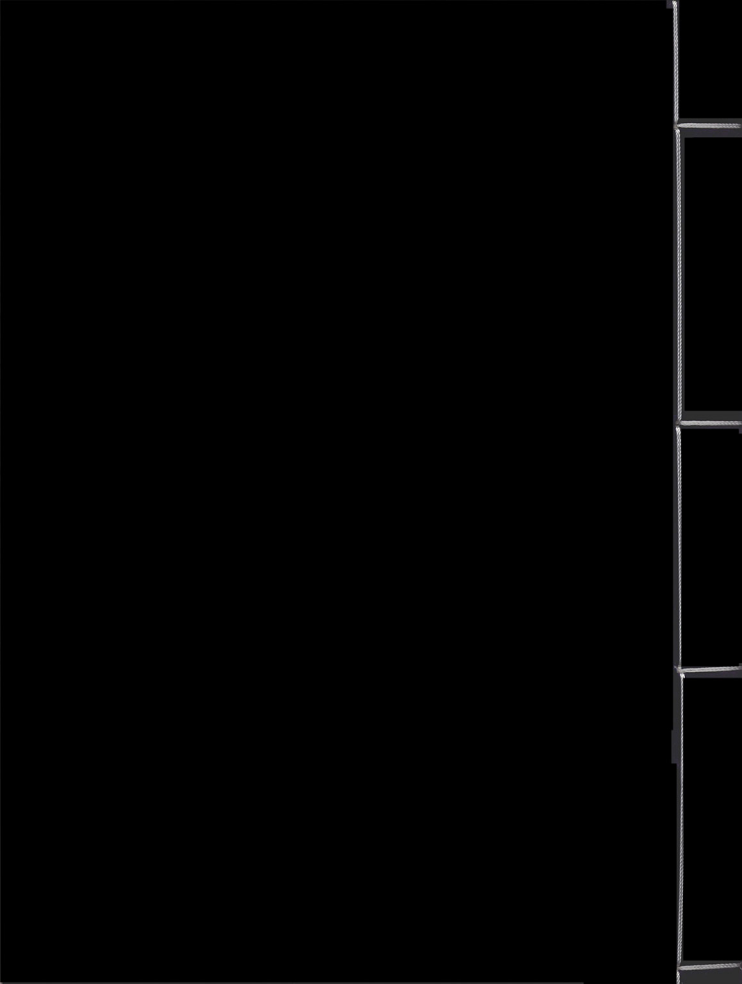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唐鑑卷第三



此處有模糊的墨迹，可能是被擦除或模糊的書寫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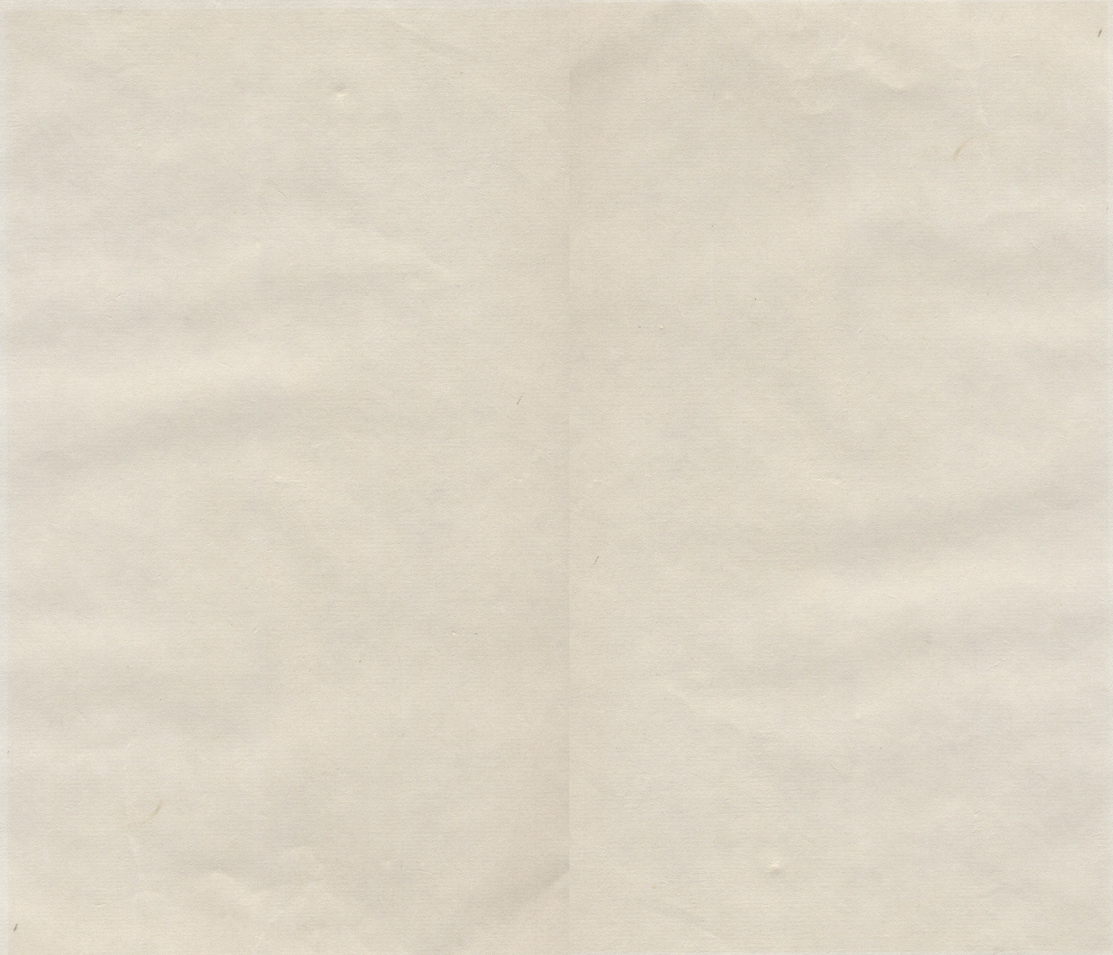




唐

鑑

二



唐鑑卷第四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高昌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纓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其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

朕已焚此鞠，冀社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正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无忌第，酣飲極驪席，上拜无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无忌。帝因從空言皇后無子，以諷无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无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无忌妻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无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无

忌者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禪矣无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讒焉惜乎无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它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

勸成之薛后之立无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云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嗚呼君於惡又譖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于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

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眚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善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而許敬宗諂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

北平八

慶曆四

禮口

事

右戶口彫弊變典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權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楷遂良韓瑗來濟之逐長孫无忌之死天下以爲言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暴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刻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

有忠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梟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  
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  
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肯覆宗絕祀出於不幸  
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  
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  
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  
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賈善骨肉  
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遠使殺之殘忍無親  
何異於夷貊罪非所以爲訓也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  
下詔朕方欲禪位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  
爲孝敬皇帝

五十一 禮五 聖鑑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謚也  
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爲武后  
欲謀篡國醜太子洪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  
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尸位而已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代宗  
追謚建寧主俊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  
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  
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  
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  
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而不自知其惡何以責臣



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自古人主能知其過者鮮矣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  
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  
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  
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  
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  
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姓皆爲妃冬十月  
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于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  
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  
黨王那相所殺

開元十七

唐四

卷六

七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于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  
豐爲慶山

四年秋九月號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于房州太  
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  
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沖舉兵于博州太后遣丘  
神勣率兵拒之沖爲其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  
后遣翹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沖屬籍改其姓爲虺氏  
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  
流其幼者于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居于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來

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為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璪等六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于和州殺豫章王重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為王女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瑒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杜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象萬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于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

封禪于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

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于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九月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于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三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且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為十一月

一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相彥範袁恕已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莫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于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于位徙太后于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

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后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瓌等皆以為

五十一  
方夏行戮有違時令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叟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曰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正言有攸往見凶羸

豕孚躡躅始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正吉  
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  
子小人放而不制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  
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  
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  
六年爲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滄天  
星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  
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  
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  
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  
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  
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  
皆廢久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  
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城南立廟京師號儀  
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  
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  
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  
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廬舍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官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官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官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末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覆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官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寔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授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旣相姚

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計契丹爲是邪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上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彊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繫崇之罪也

四九三

禮儀

三

禮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幃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於大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

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二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自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臣祖禹曰昔申振以愆不得爲剛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



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臺勵  
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  
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  
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  
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  
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  
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  
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  
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  
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厚於情是以林甫  
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目退而小人日進  
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  
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  
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名且不  
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然  
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下者事

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  
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  
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過  
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  
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  
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  
問等色優爲之制遁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  
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  
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  
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  
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  
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  
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  
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  
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唐鑑卷第四

唐鑑卷第五

玄宗下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帝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羣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騷牡三千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地稍遷之中國則其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彊也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世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

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鶻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瑤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甚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矣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懿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

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吐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漢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

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繡貳神仙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襍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令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鶻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帝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忘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  
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  
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  
周宣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興  
蓋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  
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宗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  
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與慶宮相見帝遣使求得於藍  
屋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命畫玄宗真容分置  
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  
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天夫入無人之室  
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  
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齋之  
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忌於庶  
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  
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  
諛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入君心術可不慎  
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鬻糜之州八  
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  
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  
將奏益兵震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  
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無為以持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宗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帝享玄宗皇帝於新廟甲午享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

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茲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矣二年三月追尊玄宗皇帝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尊

皇縣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茫昧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書曰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周有世次皆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三載三月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節度

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帝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臣祖禹曰明皇寵信安祿山故羣臣爭譽其美以封殖之王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三人者豈必交利於一番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哉不過諛悅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卒大亂天下人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賀

唐書

六

禮記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謫諛言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大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宜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以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

三三

關

卷九

七

四

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矧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旣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

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選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爲制將則不必聽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非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五十六

唐書

九

前

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姜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捋袖之勤勞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竇太后以下皆加謚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大皇帝享太廟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

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  
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  
以誅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  
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  
世之功德則曰文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  
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  
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  
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  
妙寶宣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  
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  
法四  
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漢武帝驅攘四夷皆雄才  
之主也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唯恭儉  
寡欲清虛以居上則邪譎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辭  
不爲感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  
精爽旣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觀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  
限財力旣成具帷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飾之物殆不  
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  
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襪襍祿山使官人以綵輿  
昇之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自是祿山出入官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

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為戎明  
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繫  
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  
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鉞聚斂刻剝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  
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中外嗟怨帝  
以鉞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  
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  
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鉞弟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召術士任  
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恐事泄捕得殺之  
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鉞又殺之鐸所  
善邢綽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  
甫陳希烈揚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鉞捕之鉞意鐸在綽所先  
遣人召之乃捕綽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預  
謀賴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鉞賜  
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徧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  
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

一本作知  
芮良夫知

王室之將卑以爲王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  
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  
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  
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  
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取壽昌之常平不爲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三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垙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垙爲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元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比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畫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碁數術執技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六月劔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卒罹瘴瘴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

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  
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  
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  
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  
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太平有萬  
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入也可不  
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  
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  
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  
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

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駐峴長沙太守帝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  
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  
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  
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入也誠使  
朝事付之相如姚宋邊事付之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  
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  
自李林甫之言時路塞絕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  
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寔安  
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  
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幪之

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官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十五載二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實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賈源令張巡使為長吏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西至雍丘與賈實

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兵起幽薊中原瓦解而顏杲卿首謀於常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愬盧奕蔣清死其官守賈實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

四年

唐書

十三

礪雷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二斷可知矣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于潼關或說揚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又募萬人屯灊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灊土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為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

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番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己不利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章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守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入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誓于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官者王洛陽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陽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



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  
蠶垂以手矜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  
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  
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  
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其久君  
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慄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  
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  
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諂  
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  
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  
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  
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  
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  
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  
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血交於前六親不能相  
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第六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  
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  
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固無足道然其言可為  
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  
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  
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  
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  
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  
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關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  
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  
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  
旒李勉不以王路夷險易其心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  
職事君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  
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琯專為迂闊  
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帝由是  
疎之琯上疏請將丘復兩京帝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  
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崱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患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爲三軍以南軍北軍爲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瑄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如初瑄性高簡特國家多難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瑄爲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旣疎之而猶以爲將帥倚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爲已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

五三

卷六

一

非

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運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非歟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聽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異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

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  
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官爵者人君所以馭  
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  
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  
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  
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不亦宜哉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  
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至  
是葉護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  
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  
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  
為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  
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  
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而唐之人  
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  
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晉武王伐苻亦有  
微廬彭濮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  
之使為犄角之助而已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與之  
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  
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  
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帝著之

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韉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而停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若安則謹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

李三十一

卷六

四

聖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適決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民吏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尉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

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德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  
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傅詔  
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則  
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非所以弭亂  
也旣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  
寡雄之心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  
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  
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  
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  
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

卷七

唐六

五

聖

使官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  
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  
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  
監軍邢延恩入奏展侷彊不受命名應誥請除之延恩因  
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  
亂然展方握彊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峒俟其釋兵赴鎮  
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道節度  
使密敕李峒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  
詣廣陵與峒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  
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  
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峒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與

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峒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峒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州、舒州、滁、廬、壽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救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趨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畧徧。明年正月，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為剛，則困於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離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改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旰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

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  
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蓋惡神人雜揉巫覡矯  
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于上民迷于下騷亂天地無  
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  
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  
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  
子於飛龍麋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  
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  
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赦后

并係及兇王憫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  
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  
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  
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瑒諷將吏上表留之  
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諲淮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  
言瑒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  
瑒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瑒位密表瑒疆難制請  
以兵襲取之帝以爲然乃以瑒爲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  
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瑒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瑒聞  
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瑒爲山南



東道節度使裴莢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瑱以兵逆之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莢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莢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莢篡奪之謀使莢克瑱而代之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官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

州

卷六

八

七

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實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舉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

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館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過之加厚

五十九

卷六

九

五

其待人也怒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由不得其道也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

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主勢不已卑乎

四年五月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  
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耻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詔曹擲出道中寶臣歎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賢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  
殖綽郭最見獲皆以官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實臣而諸  
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  
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縮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  
相賀郭子儀方晏容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  
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爲  
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  
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  
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  
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  
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命  
御史按視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淖阿附度支稱縣  
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淖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  
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非淖淖南浦尉計澧  
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  
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實應靈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而阿黨權  
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敢爲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

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疎速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秦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獬鬣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王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

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官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奉臣惟官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其後人主廢置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山字五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上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

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則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謀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伏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官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為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謗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

執使者送朱滔酒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動此豈不  
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  
三閭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  
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  
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僥覲酒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  
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酒賜酒爵通義郡  
王冀以安之酒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書諫止之  
酒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酒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  
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遣敕南救  
田悅酒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酒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  
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敕使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  
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定酒即引軍還  
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

衆莫敢前却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  
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  
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詭  
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  
異戎狄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  
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詩序曰小雅盡  
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以咎中國反求諸已  
自修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驅之爲  
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



賈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驚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儻貨錢凡蓄積錢粟帛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戢以四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

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相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為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正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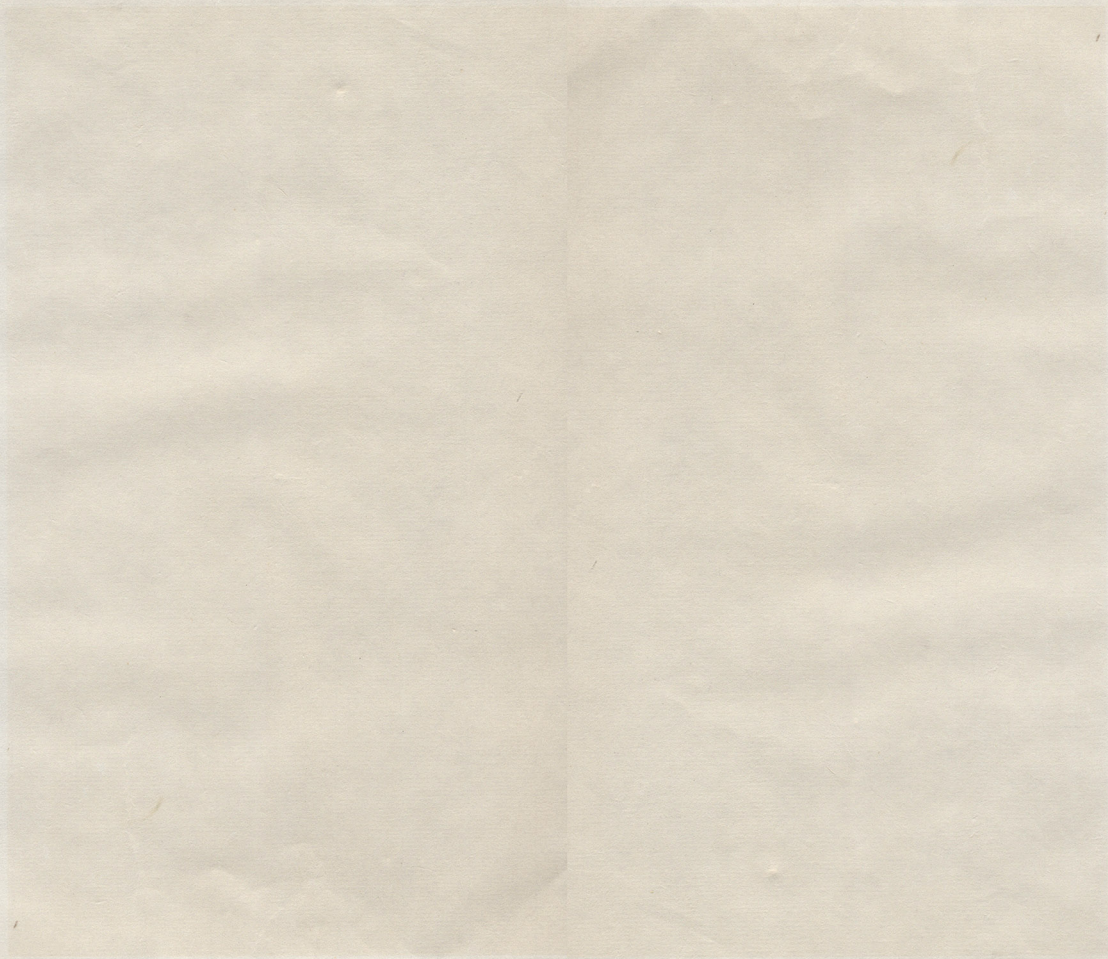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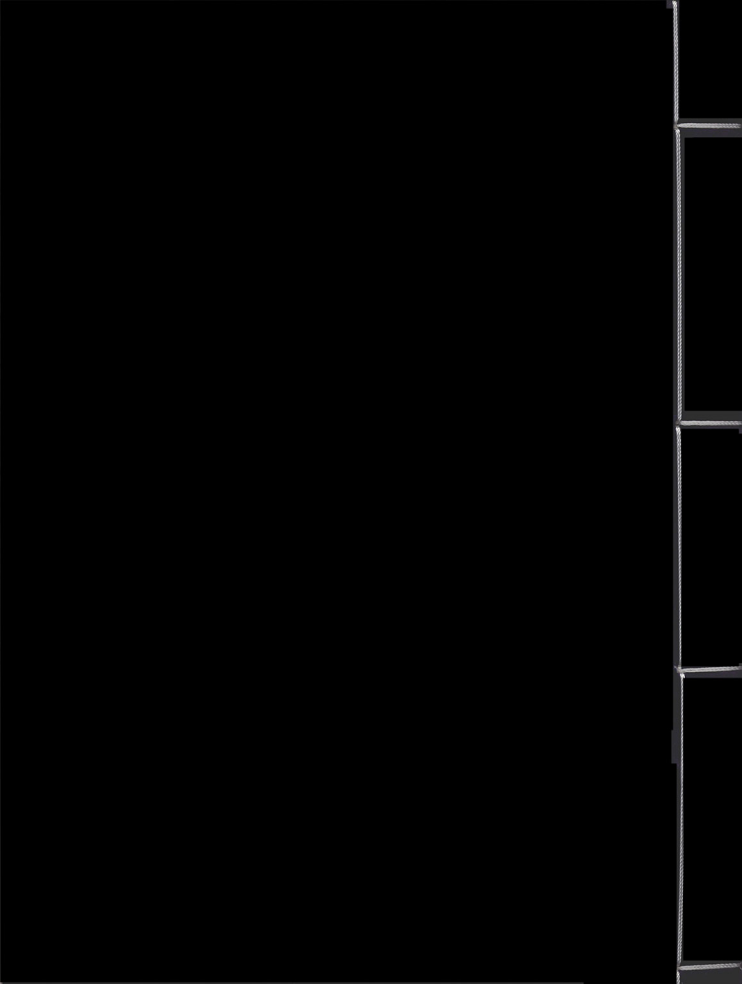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以是百吏承風競為刻剥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而賞民賊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唐鑑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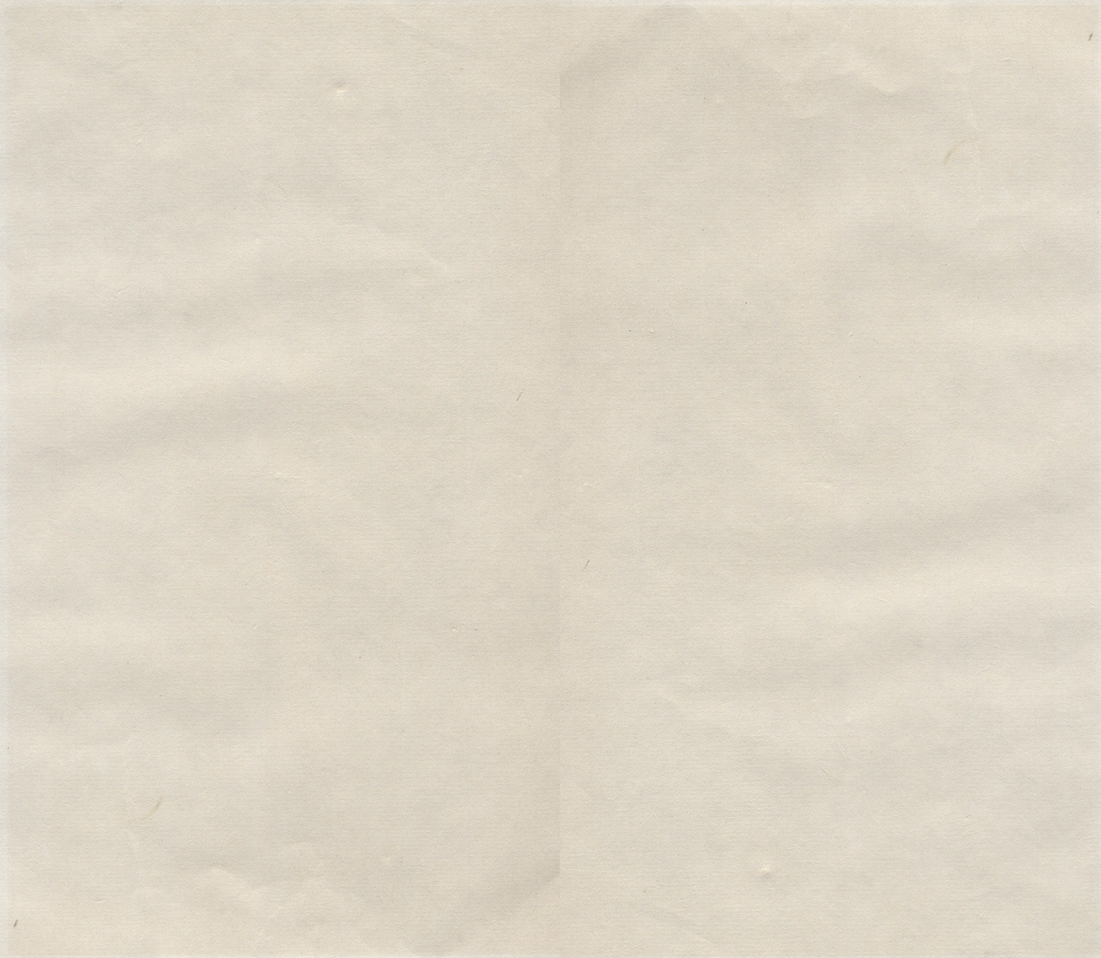




唐

鑑

三



唐鑑卷第七

德宗中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播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擒之偽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詎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為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吐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明正元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年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年者錢十緡其實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侵於膚君者民之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目前之慮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官死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再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陸贄論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賢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



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相犒師唯攜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豈之欲除瘍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旣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相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升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驕知禮故可

用也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旒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无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官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覲京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旣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及帝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懼莫敢行金吾將軍豆胤獨請行旣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鑑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名豈得以鑿與蹈不

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  
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  
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漢谷道險狹恐爲賊  
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  
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  
城中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曰自此圍城斬乾  
陵松栢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  
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此可破也杞曰陛下  
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  
自漢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  
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城益急

五十一

卷五

五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  
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  
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  
而兵激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  
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  
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  
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誤  
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  
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  
成乃死是亦爲逆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

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  
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  
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  
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徒步出城覘賊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  
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休息夜緝人於城  
外采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隲危  
三固其宜也公輩無罪且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流涕  
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  
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

四十八

卷五

五

四

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  
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  
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  
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  
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  
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為  
名而多殖貨利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  
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  
不足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

向之所積反爲盜竄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益以此也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歸曰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則患於中外竟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僥非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

五十二

學士

下

唐

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見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關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

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盛德帝頗採用其言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而以爲失在推誠旣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劉其大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誼騰亦咎

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官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膺志且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

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戎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悵悵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悵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造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帝亦音不復辯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取過不

五十七

卷七

九

欲辯明寧蓄諸心曖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泣涕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迄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死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愈過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譜則棄之如脫履然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辨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料樂女轉棄予其德宗

之謂矣

車駕至誠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爲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猶怒甚遂黜罷公輔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諫以父修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目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諛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

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官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



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焉於見疑者動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

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希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曷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躡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讖下無死綬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

皇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官者與兵帝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官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環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官官分典禁放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前者之

蕭復奏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復

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直敗臣節辜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捍蜀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關從一詣復曰欽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王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實辜臯此朝廷之公義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

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命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忘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

晟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混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為兄弟  
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帝以延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  
請守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  
摧沙堡馬燒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  
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  
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  
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  
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  
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皆憤  
怒解體不肯為用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  
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  
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盟由何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  
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  
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  
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  
為大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  
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  
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  
邪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  
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代其竹六

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  
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  
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  
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  
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  
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得朝夕至於  
譏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  
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  
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  
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  
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五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丞延  
賞刑法季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  
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  
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  
也帝笑曰朕過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  
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  
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  
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  
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己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  
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  
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

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郇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必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以此

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須於卿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諛諂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已任其相知之

職業哉

唐鑑卷第七

唐鑑卷第八

德宗下

貞元四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

臣祖禹曰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自君臣而言之為君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立嚴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

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鬧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或勇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騰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



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  
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  
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孤常  
賦支用未盡者充美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  
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  
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  
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與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  
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至取功賞而已  
由明皇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人  
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  
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略曰為國之道  
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  
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  
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為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宗以求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  
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  
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  
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子乎禮  
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  
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主壞法亂紀無政  
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又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怒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反之亦足為後世戒哉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緡續布帛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實產為差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勉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與其無則上

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焉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鈺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主戎執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開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大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

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為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諸陸贄李元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又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邇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責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官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東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

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  
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饒什一  
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  
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  
察使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場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  
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蓋險  
阻艱難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  
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  
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駢惡紀綱大壞德之  
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諸帥李景略為河

東六

卷八

七

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  
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  
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  
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以術使之  
終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慮  
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  
揅同平章事揅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敵又改為好之而無  
已也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  
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

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

十一月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  
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  
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  
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陪克執誼以文  
章與帝唱和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帝所  
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歛  
狎往往聞外所為引戚不以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故守正之士  
難入辯給之士易親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  
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左右王叔文之黨  
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  
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  
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  
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  
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  
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  
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瓚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  
下嫁之期辛巳成昏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昏習夷狄之風  
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勤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  
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愚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  
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王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者為優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闕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縵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

王、二千

四、九

九

九

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則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遂自殺帝聞而異之慙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暮僚

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臣祖禹曰德宗信官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官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入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官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己也故其爲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旣無統帥每出兵入自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泐水委弃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綬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官官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帝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官官者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于泐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泐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官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官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官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爲事帝方



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頓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廷  
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襄陽頓遣兵劫取歸襄州  
中使奔歸頓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文  
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較下怒已解復奏留爲判  
官帝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  
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  
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  
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  
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  
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  
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去  
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  
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  
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三是以  
其然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詵覺以其行軍司馬鄭儆爲節度使帝擇可  
以代儆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  
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擢  
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  
利雖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爲掩其敗迹帝禮遇甚  
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

謝無功帝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  
人然後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之德  
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  
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為浙西  
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  
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  
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  
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  
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坑待之善貞  
至并鎖械瘞坑中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卷八十一

唐紀八

七

社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為善正  
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  
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  
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詐太子嘗欲諫官市事叔文以不  
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  
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  
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晔韓泰陳諫  
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  
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隱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  
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夫有千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愚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九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

等至金鑿殿章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  
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廟中外屬心必不得已  
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網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遷王  
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  
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  
立君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  
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  
而立之出於官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  
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願  
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

五十一

國朝文

四

七

天下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  
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  
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旣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  
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旣崩官者  
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  
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  
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  
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官者次公等特以章詔得至  
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  
三代而以唐爲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

亦不爲不久以其時君考之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失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見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旣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窳則聚斂培刻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第八

唐鑑卷第九

順宗

永貞元年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背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者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覲赦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又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受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舉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疆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不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愼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殫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鼂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伐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移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諂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二人以傲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朝暮滅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子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唯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母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正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



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李友恩禮甚盛頓出望外大喜  
頤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  
女以悅于頤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與  
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頤  
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勅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董用  
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  
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  
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  
失垪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  
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譎諛其主又  
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  
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垪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  
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  
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  
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綱循默取容二月罷  
綱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  
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綱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  
可謂正矣其中與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贖人為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解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之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垪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

五十一

唐力

五十一

五十一

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李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

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  
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  
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  
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沒然離耳故  
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  
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邠道  
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二孫之謀亦  
寬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  
西域北狄乘間窺窺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  
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  
可太迫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五十六

唐九

六

北

臣初尚曰人君之患在狂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  
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  
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攻  
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  
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  
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  
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又令後代相  
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  
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

素鹽鐵使李鄴京北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  
王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狐郁等極言其不可帝  
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廐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  
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  
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不自  
敢言如管莫敢言則至於士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  
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  
之謀欲將季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  
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下乎旣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  
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鑿前之賊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  
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  
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  
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  
自任用伊尹者湯之功用傳說者高宗之功用十亂者武  
王之功用周公者成王之功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  
出也憲宗一將承瓘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夸  
服臣下人君之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  
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

嚴恭演畏太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  
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其可  
謂賢矣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  
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  
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  
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  
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  
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雖不從諫  
也必以君子日踈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

五九

卷九

八

北

易子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君從  
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  
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  
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  
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也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右克正夫  
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右克聖臣不命其  
取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  
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  
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

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  
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  
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先王  
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  
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  
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  
求歸割可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  
無以士卒之心使四鄰勸募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

李十一

魏九

魏九

賜之方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比將何給之帝以  
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  
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  
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暮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  
食重賈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  
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  
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交郵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怪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  
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  
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

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讎不棄也其行罰也亦然惟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丁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屬用相矣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於朝故其言

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未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聳聳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托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洪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常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洪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勣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及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覈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



吳氏父子阻兵禁人禍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為驩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虜不能自拔久而若者衰壯者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下束以法制聽各以便且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泚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眾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聖學止希嬋云由是眾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鄠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鄠恥由官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鄠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鄠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鄠固辭相位明年以鄠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况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鄴不與官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汚卒辭相任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頹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鄴之風亦可少愧哉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募徒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

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豈

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  
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邪蓋危則懼懼則善  
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  
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  
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  
威福擲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  
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  
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  
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  
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王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  
之其以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五十一

卷九

四

四

臣以為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  
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  
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必關盛  
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於守守之權歸  
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臂指  
之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  
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  
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與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  
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  
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  
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

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稷無疆之福皇甫鍾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然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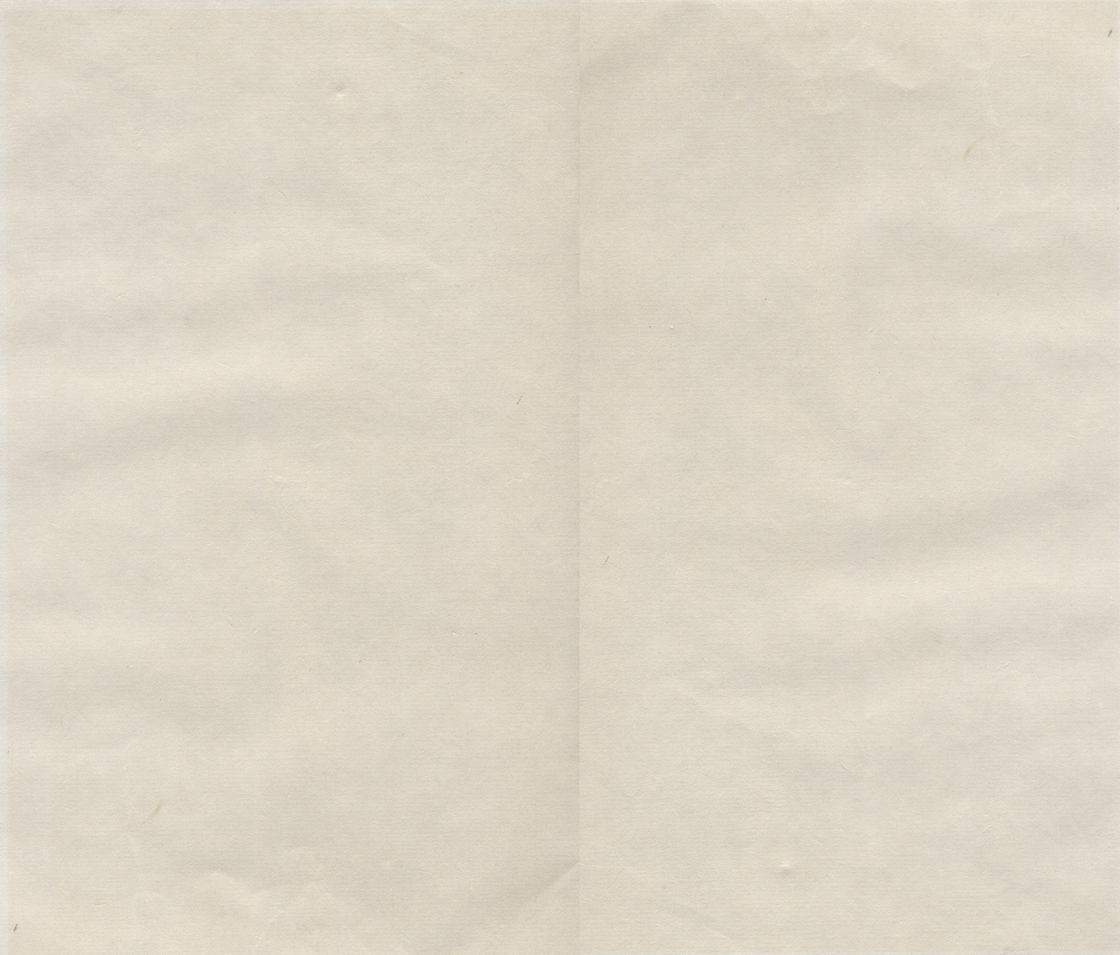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冊多蹀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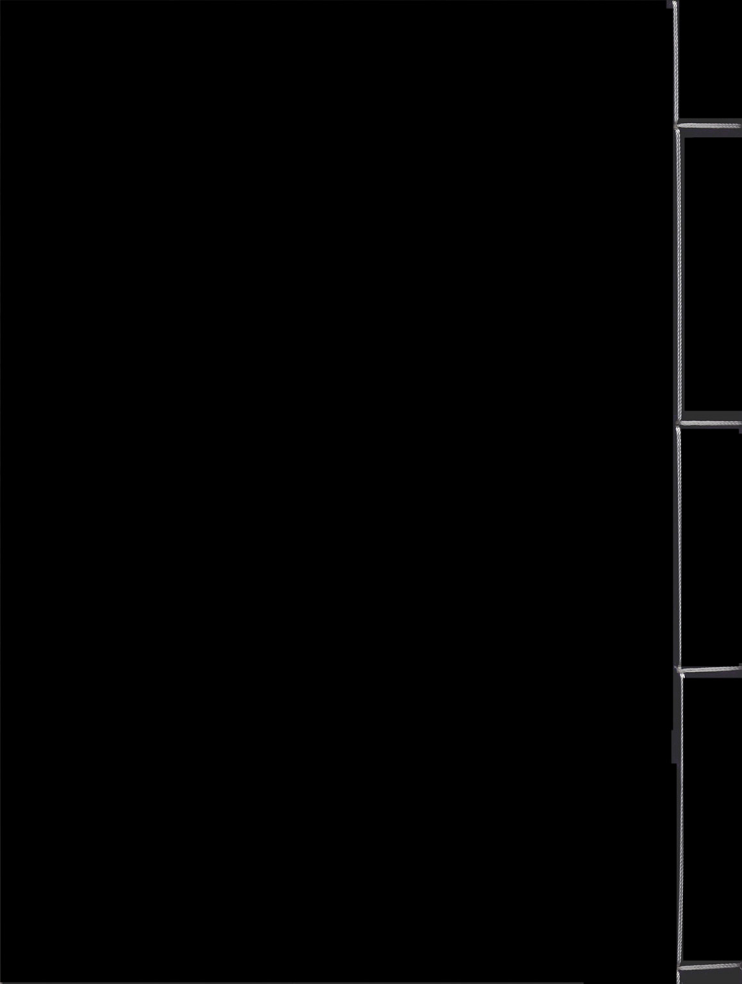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盜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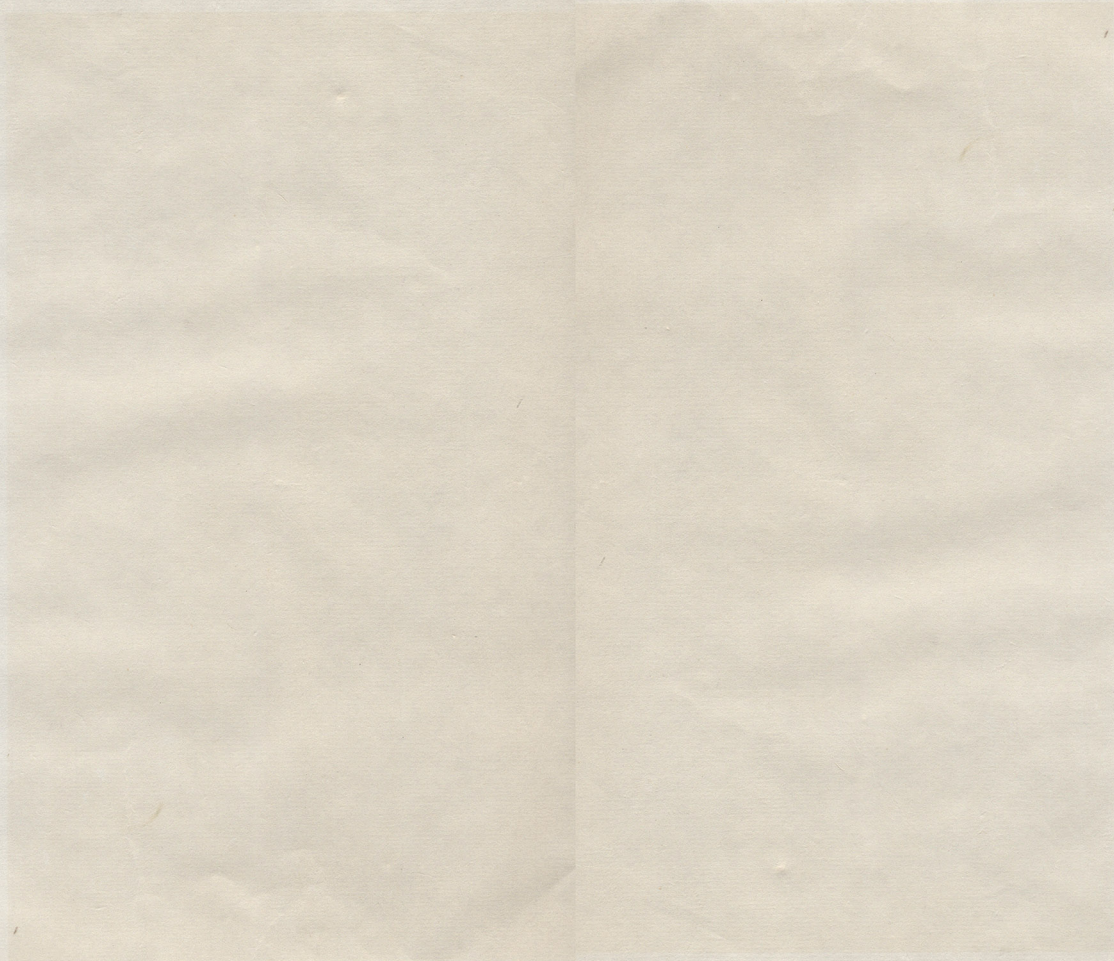




唐

鑑

四





唐鑑卷第十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

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徽掌貢舉西

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

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

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帝曰今

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

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

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

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宗閔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羞邪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讒而成於太學

諸生相讒言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

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

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

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

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濫刑罰放紛

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

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

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

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



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齷齪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閑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閑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二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亂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

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蒞  
為檜為一道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夏為一道請除盧士政  
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與之鄰境聞其風  
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  
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政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  
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  
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桂元穎無  
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懼制瀛夏三州以士政  
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又羈縻兼師至根句衣食  
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  
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怒弘靖驕貴在哉自尊賓客將吏罕  
得聞其言情意不按所辟幕僚章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  
酒彘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詎責吏卒軍中人人怨怒  
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章雍等推朱克融  
為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奉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  
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  
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  
判度支崔俊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鬧事例不  
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輩  
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  
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疾結牙兵謀於  
府署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攝

留後崔俊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鎮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軍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詔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略

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三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

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  
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三不  
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  
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  
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  
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二十

敬宗

寶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  
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  
中有橫亘六崗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  
度應名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  
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  
人也敬宗狂童足以取亡而能不感竅言復相裴度雖其  
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  
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  
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  
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士或恃恩不遜輒流配籍沒官宦小過  
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  
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

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旬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揚承和中尉魏從簡果守謙定策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官後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字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君弑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官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官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王廢置皆由官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勤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弑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  
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入君在位  
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  
也

### 文宗

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  
出入王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  
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  
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稷弑之漸則居正位而

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毋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藪近五六人搃天下大政禍於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丘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性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郁等二十二人皆中第考官馮宿等見普策皆歎服而畏官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譏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郁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黃乞回所授以旌黃直不報黃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

五十六

唐

十一

五

柳州司戶

臣裋禹曰官官警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黃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糾正之任舉而實之高位則費之所有皆在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屈名塞天地而身老巖穴卒不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竊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踈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入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宗室甚於縲囚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燬其本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靈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踈皆死夜釋無遺



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  
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  
下事皆決於此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官氣益迫脅天子下  
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欲除其偏當擇賢相而任  
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  
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謫諂之計欲用甲兵  
於陸城之間不以為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  
是以一敗塗地社稷幾亡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自古不  
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  
六七雖宴享音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  
或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  
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為凡王  
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  
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宮闈正紀綱有其志  
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勤於庶政以  
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  
至于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一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焜賜之酒  
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焜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  
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焜驚曰彼亡國之  
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

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擁伏地流涕自是不復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王也  
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發而不中危辱如此自  
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帝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宰相  
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王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  
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  
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  
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  
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正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是以治出于  
一政無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譏  
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  
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  
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祕不發喪逼  
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  
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嚴備復討澤潞國力  
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  
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冒亂已久人心難化

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  
頃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  
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  
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  
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  
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  
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  
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  
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  
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  
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  
則稹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  
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  
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  
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  
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北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  
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重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  
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  
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  
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  
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  
皆具橐韃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  
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

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于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賞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焉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

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殺劉復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員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帝行之自龔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臺奏皆從密裁決率午漏下還第沐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天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自用兵以來河朔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思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

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揚志誠遣大將濞救  
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罪此二人禍福足以  
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帝帝曰要當如此明告之是也由是  
三鎮不敢有異志明年毀天下佛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  
裕召邸吏戒曰趨語汝使劉從諫招納亡命竟有何益張仲  
武懼封二刀付居庸關吏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臣祖禹曰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古之明王天下有不  
順者必誨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  
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  
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教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  
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  
武宗專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七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第十

唐鑑卷第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目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具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群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聰察疆記官中尉役給灑場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誤書瀆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誦之

臣祖禹曰宣宗扶擿細微以驚服其群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特一縣

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攄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爲龜長等佑之即手書攄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諝而後用人既以爲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攄由爲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攄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攄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逆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多心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感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天其天年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



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誣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母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更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禘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沈

相持寵保位或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盧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又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鋸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元實冀導宗實直至殿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抹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

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  
灌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孤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聖人不  
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  
而已其可謂難也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宣宗  
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官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  
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官者之專  
命非人王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  
外臣官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  
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  
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  
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  
治內則官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  
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  
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  
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為安  
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

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云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鑿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證之策卒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疆至于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戎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官者盡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云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于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群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慢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渼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慳帝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

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欽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  
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  
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  
不關白於帝每見帝自備果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嘗從容良  
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  
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誥者  
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錯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  
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

平定

李

六

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  
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惡  
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冤句  
人董集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  
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  
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  
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  
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又曰  
降監商民用义讎斂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  
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關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

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闕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遜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臣祖禹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宴與宦官同廡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伐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

矩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岑  
汝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求入不得  
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  
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比司之天子比司未必盡可信南司  
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  
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  
足諫而來者薰可追也疏入令汝毋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戶遣人沈於墓颺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  
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  
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  
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大明主

五百

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與告以善道故國家可得而治  
也苟上下否隔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  
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瑊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  
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  
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  
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  
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  
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爲得  
讎而上不之知其爲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

虞王師也先王以用兵爲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鎚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寬方事之艱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王制一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衛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

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明令攻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積忿康成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葉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已著矣何必天變華字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入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

五百十一

卷十一

十一

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臣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臣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臣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爲秦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郃寧節度使朱致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致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于沙苑致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很於河中而重榮克用皆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巳書曰怨不在大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遂傾唐室僖宗疾華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官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官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唐鑑卷第十一

唐鑑卷第十二

昭宗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計李克用未全忠亦上言  
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  
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  
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  
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  
克用之計黃巢也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  
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世主  
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  
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  
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  
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厯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  
討克用帝命三省衛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  
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擡楊復恭乃  
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  
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  
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  
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  
叶偶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營  
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用將李  
存孝所擒克用鎔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  
表訟冤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使再貶緯  
均州刺史濬連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

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濟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有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金忠與諸鎮一請計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請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

卷十五

十一

二

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夫無功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永爲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首領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爲然八月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

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捨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賣弄終爲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杜絕諫爭之路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

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倩死宦官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儷等謀廢立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王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唐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畫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墜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唯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願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

何至於是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官官扶帝與后同蓋適少陽院悉述以銀櫺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鑷鐵錮之遣李師虔將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李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梗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表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相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有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

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譟訐胤滅損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米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徵帝幸東都茂貞徵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米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人豈准功爲它人所見且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窟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

二年六月全忠貶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舁市中賣肉斤直錢百大肉直錢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衛膳帝嘗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栢以飼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與米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媼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米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平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垣爲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卽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

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北捕誅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管已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怒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宦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祖禹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正而裔結朱全忠各倚疆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永鑒哉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徭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郊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纏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衛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用子帝至華州民來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妾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札告難

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汧兵不  
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綰詔告急於王建揚行齎李  
發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詔敕皆  
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  
疑帝徘徊變怒甚謂冠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  
來閨月下酉車駕發陝發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  
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  
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  
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  
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  
且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  
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  
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  
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辭全忠方引兵西  
計以帝有英氣恐發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  
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  
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毒奏欲面見  
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  
聞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  
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殺之漸榮以身蔽帝大亦殺  
之又欲殺皇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祭卯玄暉矯詔稱李  
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  
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癸丙午



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曆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弑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翟弘揆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恃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居三省

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軀逐無虛日擯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揜遠為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宦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便樞等不死尚惜一獨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賦言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甲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弑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嚮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踰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

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  
軀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  
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  
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  
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一月王殷趙毅衡疾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諸玄暉去  
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欲興復唐  
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毅衡弒太后追廢爲庶人  
斬璨於上東門釋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  
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  
其身子孫於羸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  
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  
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  
闕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  
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旣歷三紀  
而其風未殄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甚矣汚俗之難變也  
自天寶以後燕趙魏不爲唐有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  
君臣聲教之所不及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  
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士也始於魏

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氏遂淪於左袵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然乎四年三月帝禪位于梁以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伐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禪焉豈之亡也其宰相皆發險趨利賣國與盜性一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璽綬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疑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何三百年之天下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于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梁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

能勝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代之以寬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孟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大宗立正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睿尊國曰漢朝廷瀾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戔於正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闕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于五代而天祚有宋

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

所臨海外有截繼以

太宗文治

四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

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  
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  
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  
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  
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  
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事已如彼  
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  
不在

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  
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唐鑑卷第十二



宋刊小字本唐鑑十二卷為范祖禹原本而未經東萊音註  
久不見於著錄矣有之惟在邵目唐鑑二十四卷本下註有宋  
板小字本五字而已未言其為十二卷也唐鑑自音註改為二  
十四卷後無注原書遂不復行此刻為細薄皮紙精印每半頁  
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版匡高市尺四寸七分至八分寬三寸六分字  
體較大於聖宋文選版式則與書棚本相近宋諱貞尙相字皆  
避至慎字為止敦字則不避也魏錫有改作魏證貞觀有作正觀  
者蓋孝宗時臨安本也首末兩頁及卷一第四頁宋紙鈔補精美  
比於毛鈔序文後幅其字上脫去及字知其乃用明本鈔補者表  
文則佚而未鈔一由宋紙不易二則在康熙初裝修鈔補時已是  
孤本版式與明本不同也舊為謙牧堂藏書主人揆叙字愷功  
滿洲正黃旗人人名大辭典康熙朝官左都御史卒諡文端為納

作正白旗誤

蘭成德胞弟成德字容若英才早世年三十一嘗刻通志堂經解  
著有飲水側帽等詞為有清一代大家風流仗義曾營救吳  
漢槎於戍中者愷功與容若皆深精鑑藏以建儲一事深恚  
於世宗身後有削謚易碑之舉藏書悉歸內府天祿琳琅  
著錄有謙牧堂藏書記六字印章者皆其藏書也此宋刊  
十二卷本唐鑑當時流落人間亦未再經名人收藏隱沒迄  
今三百年矣提要僅據表文有為卷十二之說而四庫著錄  
二十四卷即音注本也今次忽然得見三百年來無人能見之  
書有力如清高宗佞宋如黃堯翁始終均未之見天壤孤  
本得以公諸人民其欣幸為何如耶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四月依康熙初年原裝桃花紙

刷頁書此跋語于後

吳縣楊壽祺謹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鑑 / [宋] 范祖禹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50-9

I. 唐… II. 范… III. 中國—古代史—唐代—編年體  
IV. K24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34號

ISBN 7-5013-2650-9



9 787501 326501 >

書名 唐鑑(全四冊)  
著者 [宋]范祖禹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fsh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印刷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四·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50-9 / K·984

定價 一四四〇圓



